

一个男人

自我毁灭

【德】H. G. 曼德利克 著 王泉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

HEINZ G KONSALIK
EIN MANN
WIE EIN ERDBEBEN
WILHELM HEYNE VERLAG MÜNCHEN

1984

根据联邦德国海涅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

一个男人的自我毁灭

作 者 [德] H.G. 康萨利克

译 者 连玉泉

责任编辑 张 桐

装帧设计 古 棕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375 印张 234 千字

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500 册

ISBN 7-80570-304-3 / I · 105

定价: 5.50 元

译者序

这是一部暴露性的通俗文学作品。

罗伯特·巴莱士（昵称波贝）是一个将继承万贯家财且不更世事的花花公子，由于家庭及周围环境的熏染，使他成为一个心地矛盾，常常失去自我性格，怪戾残忍的人，强奸家中女佣，勾引公司女工，倒卖死人尸体，烧死汽车中的朋友，都是为了表现他的力量。在多次作案后，巴莱士家族为了使其逃脱罪责，保住家族荣誉的清白，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杀人害命。巴莱士最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家族为他铺设的自我毁灭道路，因过量注射毒品而毙命。

作者以独特的构思，细腻的笔触和曲折的情节，刻画了一个西方青年从堕落走向犯罪，乃至死亡的过程，读后发人深省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的西方社会，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

本书作者 H.G.康萨利克是联邦德国当代最畅销的小说作家，迄今，他的小说发行量已逾 7000 万册，他写的小说《女船王》和《破灭的梦》已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译者

1990 年 10 月

1

最早是母亲，而后是所有的人，都温柔地称罗伯特·巴莱士为波贝。不管是喜爱他的还是仇恨他的，亲近他的还是诅咒他的，钦佩他的还是惧怕他的，都这样称呼他。4岁时波贝就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，长得漂亮极了。浅黄色的卷发就象光亮的丝线洒落在肩上。一双溜圆的、蓝莹莹的大眼睛，如同一波碧水纯正无邪。埃伦姨妈经常让波贝坐在她的怀中，一边亲吻着波贝的眼睛，一边喊道：“象一个天使！噢，真象一个天使！”

波贝6岁时，在他叔叔赫尔曼的庄园里，用一根生满黄锈的铁丝戳坏了4只小鸡的眼睛。赫尔曼叔叔告诉他，小鸡被戳坏眼睛会多么痛苦，警告他以后不要这样做，波贝就哭了起来。

8岁那年，父亲汉斯·巴莱士——一个拥有3000名工人的工厂主，在自己工厂院内被汽车压死。这在波贝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。波贝站在墓前没有流泪，但人们感觉到，他那双闪光的眼睛里充满了哀伤。在失去父亲的当天晚上，波贝在巴莱士别墅一楼宽敞的走廊里，将一把锋利的菜刀掷向女佣蒂拉·布德。女佣被吓得一声不

响。“看你敢告诉我妈……我知道在我妈妈出门旅游的时候，你和我爸爸一起上床睡觉！”波贝气汹汹地说。

波贝 10 岁的时候，就经常偷偷地蹲在佣人浴室的门边，通过钥匙孔向里面窥望。他几乎每天早晨、晚上都蹲在那儿。有一次，新来的女佣人玛格特·哈伯勒淋浴的时候，波贝蹲在门外向里窥望，被她当场抓住。事实上，波贝是故意让她抓住的。玛格特·哈伯勒把波贝拉进浴室，关上门吃吃地笑起来：“你这样一位年轻的先生，开始得也太早了点儿。嗯？想怎么样呢？”

12 岁那年的冬天，波贝在鱼塘里溜冰时掉进了冰窟。他的同学赫尔穆特·汉森冒着生命危险，把他从水中救起来。波贝的舅舅特奥多尔·哈佛卡姆普奖赏了赫尔穆特·汉森，送给他一块镀金表和 10 马克现钞。从此，赫尔穆特就是“低等阶层”中唯一允许与波贝玩耍的男孩。“可惜他父亲只是一个开车床的工人。”特奥多尔·哈佛卡姆普在照顾了那个小救命恩人的家庭以后说，“我们将要做一件善事，要给赫尔穆特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，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有波贝了。”

波贝 15 岁生日那天，家里为他举办了大型宴会。波贝偷偷地尾随女佣人埃娜·屈施克进了酒窖，他从后面向她突然袭击，把她压倒在一堆箱子上。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浪充满了全身，于是他强奸了埃娜。“如果你敢把这事告诉别人，我会杀了你！”他用双手掐着埃娜的脖子，恶狠狠地说，“再有，你就是说了，也没人会相信！”

波贝 16 岁时，得了一场流行性感冒，整个家族的人也全都病倒了。流感在巴莱士公司里猖獗蔓延，整个企业

接近瘫痪。哈佛卡姆普舅舅、母亲玛蒂尔德、同学赫尔穆特·汉森和所有家庭成员都病倒在床上。只有埃伦姨妈除外，她及时打了预防针。埃伦姨妈 37 岁，活泼开朗，神采照人。她穿着最新的时装，胸脯丰腴成熟，腰臀柔软富有线条，眼睛熠熠有光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她的内心也有难言的苦衷：丈夫更关心自己的发明创造，常常冷落了这位肌肤柔腻的夫人。

埃伦姨妈不知疲倦地照料巴莱士别墅里的病人们，很使人感动。这天，波贝刚吃完发汗药，正在换睡衣的时候，埃伦姨妈走进了他的房间。她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景：波贝赤裸裸地站在她面前，简直就是一个成熟的男子。高大，修长，肌肉结实，宽肩修臀，嘴边现出埃伦姨妈长久以来从她丈夫那里没有得到的笑容。“可是，波贝……”埃伦姨妈柔声低唤，也发出了那种吃吃的笑声。“波贝……躺下。你可是感冒了……我可爱的小男子……”

埃伦姨妈在姐姐玛蒂尔德家呆了四个星期。别人在护理病人期间都会疲惫不堪，而埃伦姨妈却益发显得年轻。四个星期后，她告别巴莱士别墅，仿佛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一样。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自然界杰作的人。”

波贝 18 岁那年，可以考驾驶执照了。生日那天，他的希望得到了满足，并且得到了一部高速赛车。他每天开着这部英国高速汽车去上学。雨天，他把脏污杂物溅到学习委员身上。晴天，他把汽车停靠在寂静的林间小道。在那里，波贝躺在座椅或车边的驼毛毯上，与那些被他称为“星期轮换女郎”们作爱。他几乎每周换一个女伴，以满足

他的欲望和虚荣心。

波贝毕业考试的成绩平平。作为百万富翁巴莱士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，全体教师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让他过了关。因为弗雷登豪森镇上的每一户都与巴莱士公司息息相关。拥有 5000 多职工的巴莱士公司对弗雷登豪森来说，几乎起着母亲哺养幼儿般的作用。波贝带回家的成绩单上，仅有“宗教”这一门功课得了“1 分”。①哈佛卡姆普舅舅对此感到迷惑不解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“他本来就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嘛！”玛蒂尔德·巴莱士说：“特奥多尔，别发表你那些冷嘲热讽的言论了！波贝有坚定的宗教信仰，这是高尚、美好和纯洁的。”

从 20 岁开始，波贝·巴莱士就天天跟汽车和女孩子打交道。他的朋友、救命恩人赫尔穆特·汉森，已由哈佛卡姆普舅舅资助，去技术学校学习。在这段时间，波贝则用破了一辆又一辆汽车，并使那些女孩子们的父亲担惊受怕。他经常参加汽车拉力赛，带回银杯和彩环桂冠。在参加汽车大赛中，他共出过四起事故。“如果有一天他被摔断脖子的话，我掏钱让人去敲钟！”工长卡尔·胡巴利茨在波贝又一次避免了不幸后说。他的女儿埃娃与波贝过往甚密，也属于那些一结识波贝就失去童贞的女孩之列。“可我们还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！”

波贝·巴莱士我行我素地发展着，不知不觉波及到他的保姆蕾娜特·彼得斯，一个从小不离他左右的人。

蕾娜特是个孤儿，因为贫穷，孤儿院将她介绍到巴莱

①是 6 分制。“1 分”为很好，“2 分”为好，“6 分”为不及格。——译者注

士家来。在波贝身边，她忍气吞声地度过了这些岁月。她曾试图用善意仁慈的劝告，遏制一下波贝这种向野蛮靠近的生活。但她很快就明白了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。波贝9岁时就开始打她，10岁时曾偷偷地在蕾娜特床上塞满了图钉。波贝15岁生日那天，玛蒂尔德·巴莱士对她说：“亲爱的蕾娜特，波贝已经大了，用不着保姆了。谢谢您给我们的帮助。要是您乐意继续留在我们这儿的话，我将很高兴把家务交给您料理。”

蕾娜特·彼得斯留下来了。现在她被称为“管家”，每月比过去多拿50马克工资，尽管已达到450马克，但仍比规定的工薪标准低。她被允许搬进别墅顶楼的一套小房间里，里面有卧室、厨房、盥洗室和小门厅，还有一个可以眺望远处山峰景色的阳台。

波贝·巴莱士在欲望发泄上放过了蕾娜特·彼得斯。其实她长得不丑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农民式的维纳斯。丰腴、健康、圆眼睛、红面颊，如同野生的苹果。波贝的父亲汉斯·巴莱士曾强烈地追求过她，但遭到了她的拒绝，对波贝来说，蕾娜特失去了性别，从他懂事时起，蕾娜特就在他身边，给他洗澡、擦身，帮他梳头，把他送到床上。临睡前给他讲故事，或是朗诵卡尔·迈的诗。对波贝来说，蕾娜特变成了一件杂物，就象身边的枕头、桌子、图画、灯泡和床铺一样。

然而，波贝16岁时却狠狠地打了蕾娜特。当时波贝正在花园里与一个女孩幽会，被蕾娜特撞见。女孩哭起来，并拿起被撕破的内裤擦眼泪。

波贝这时象一头公牛一样，举着拳头向蕾娜特扑来。

他咆哮着：“不要你管我！快给我滚！我不再是小孩。所有的人都围着我说教，我总是一个听话、可爱的小男孩儿。让我安静点，让我爱怎样过日子就怎样过日子！难道还没人发现我不仅仅是头上有毛吗？真讨厌！”

从这天开始，波贝与蕾娜特·彼得斯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。他明白，她看到了许多别人还蒙在鼓里的事。他经常利用这点来折磨她：“今天我搞了两个女孩。小蕾娜特，她们就象割了头的小母鸡一样手脚乱拍乱动！”

蕾娜特曾向玛蒂尔德·巴莱士透露过波贝干的事，结果遭到女主人的一顿训斥：“胡说八道！”玛蒂尔德·巴莱士说，“这是小人物的忌妒！我儿子已知道他该怎么做。”

波贝确实很知道他该怎么做。

24岁时波贝就已经混迹于花花公子之间，在全国到处周游，拈花惹草。去圣莫里茨滑雪，到圣特罗佩茨滑雪，在“帕拉斯”跳舞。但他显然无法与卢比·罗萨和昆特·萨赫斯这两人相比，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。他为不能具有他们的那种显要气派而感到无可名状的痛苦。波贝身边的女伴都是些美丽动人、十分妖艳的姑娘，但却显得呆滞愚蠢，总比他心目中崇拜的特级偶像低一个档次。他曾三次试图把他在圣莫里茨获得的新猎物、亚麻色头发的西里维亚·普克尔介绍给昆特·萨赫斯，但这位纨绔子弟明星简直不屑于理睬她。于是波贝·巴莱士又与西里维亚混了一夜，并在天亮之前把她赶出了他租用的营地别墅，让她站在雪地里，将她的衣服从窗口扔了出去。

“你们这些得意洋洋的蠢货！”波贝举起拳头打着墙壁，“我要叫你们认识我，我要让你们排着队等着和我握

手，看我赢得欧洲大赛吧！我要用沾着油的手抽你们的嘴巴，而你们还得欢呼！”他怒气冲冲地打开窗子，对着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冬夜怒喊。

“波贝·巴莱士来啦！等着吧，波贝·巴莱士象一场地震一样来了，你们等着瞧吧！”

3月9日，“欧洲汽车拉力赛”开始了，目的地是摩纳哥的蒙特卡洛。

这次拉力赛从汉堡出发。24岁的波贝驾驶着240马力、价值5.3万马克的新“马赛拉提”赛车。身边坐着他的朋友——医科大学学生兼汽车机械师卢茨·亚当斯。

这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，他们驾驶着狂吼的汽车飞速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。道路十分光滑，就象一块面上结冰的镶木地板。这样的地板只适合于体操和舞蹈的旋转动作，而不是驾车转弯。

波贝坐在方向盘后面，肩膀高高地耸起，嘴角一阵阵抽搐，带着露指手套的手指紧抓着方向盘。路边的岩壁象影子一样飞速掠过。

我来了！他想，我赢了，我把自己抛向了百人以上。注意……波贝·巴莱士来了！

“这完全不对，肯定搞错了！”波贝边说边把赛车绕着尖利的岩石调转头。轮胎的钉刺嚓嚓作响，吃进了镜子一般覆盖在公路上的冰层里。尽管这样，汽车仍在打滑，向后沿着轴心转回，又向岩石滑去。六盏车灯划过了嶙峋的、在黑夜中闪烁的岩壁。卢茨·亚当斯紧缩脑袋，叽叽咕咕地抱怨。其实谁要与波贝搭档，就不该害怕。马赛拉

提嘶鸣着，在将与岩壁相撞的一刹那转向一边，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行驶。

“别象疯子那样开车！”这是亚当斯所能说的话。他躬着身子去看路线图，并用平稳的声音不断念着：“左转弯，右转弯，挂二档，上坡 100 米，左转弯，中档……保持中档……挂三档……”手电筒的细长光束在波贝脸上掠过，那上面紧绷绷的如同涂了一层磷。

“肯定搞错了！”他又说一遍。

“时间监测器不会弄错，波贝。”亚当斯呆呆地望着身下驶过的山路上的冰辙，“我们总分第四名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在格伦诺布勒换车轮时延误了时间。”卢茨·亚当斯翻看着笔记本和驾驶手册上的公里数，“耽误的这些时间到蒙特卡洛之前已经无法抢回来了。我的天！在这样可怕的比赛里得个第四名，已经是很成功了。”

“我一定要得第一名，而且恰恰要在这样的时刻，这样的地方！”

亚当斯再次把手电筒对准波贝·巴莱士的眼睛，波贝喊道：“别胡闹，卢茨！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看看一个妄信奇迹的人是怎么一副模样。”

汽车在黑夜里吼叫着，六只明亮的车灯划破了夜幕。

“没有奇迹！”波贝喊道，猛击着方向盘，“可是有我！”

“你不可能在到蒙特卡洛时追回 39 分钟的损失。”

“谁说的？我会证实的！”波贝减低了速度，斜眼睥睨着亚当斯，“我们到了哪儿？”

“到了 145 公里。”

“在半山腰的地方，路旁有一条岔道通过山崖。它可以缩短 40 公里路程。岔道的尽头还是通向规定的路线。”

卢茨·亚当斯背往后靠去，“那地方根本不能走车，”他说，“路面不结实，再说，这究竟有什么产？你好像是第一次赛车，路线是规定的难道你不明白？你会被取消参赛资格……”

“没人能发现。”

“但我已经发现了。”亚当斯冲波贝喊道，“波贝，我不参与这样做！我们将是第四名，这不会再改变了。”

“我们将是获胜者。”

“通过欺骗的手段？”

“什么是欺骗？”波贝瞟了卢茨·亚当斯一眼，“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，卢茨？”

“5 年。”

“5 年了。你看，这 5 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看待，没想到你却是个胆小鬼。”

“波贝！”卢茨·亚当斯熄掉手电筒，“停车，让我来开。你的神经过度紧张了，就象医生说的那样，处于一种绷紧的状态。”

“去他娘的医学！”波贝·巴莱士猛踩油门，手指敲打着方向盘，“要是我拐弯抄近路，第一个到达蒙特卡洛，你会刁钻地批评我，到处说他抄了近路，是个骗子！波贝·巴莱士是个无赖！你会是这样一个卑鄙的朋友，对吧？现在就老实说吧！”

“不要扯远了，我们要照规定的路线走。”卢茨·亚当斯把身子转向波贝坐着。他疯了！他想，如果神经科医生

看到他现在这副模样，会马上给他注射一支镇静剂。波贝近来怎么啦？“停车！”他急迫地说，把手放在波贝的臂膀上。“波贝，不要象被刺伤的犀牛……让我来开。”

“1米也不行！真是怪事，我说你怎么还没被你的诚实闷死？你周围现在到处充满了谎话，你怎么还能透气呢？那么臭烘烘的谎话，难道你还没有闻到？你该去找大夫看看，你的嗅觉不灵了！”波贝大笑道。这是一种会忽然使人产生惊惧的笑声，卢茨·亚当斯觉得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天哪，他发疯了！他想，没人觉察到这一点。我们都知道他难缠，过于兴奋，带点过分的神经质。他的脑袋里装的全是钱币，要是点一点头，那小金钱脑袋就会叮当作响。他平时很正常，但突然间爆发起来，就会象山崩地裂一样把所有东西一古脑儿炸飞。

“停车！”亚当斯喊道，与此同时用手去拉波贝。

“放开！”波贝声音尖锐地叫起来，“放开！”

马赛拉提赛车又打滑了。亚当斯紧紧地攥住门把，两腿紧缩，脑袋陷进了两个肩胛之中。幸好波贝再次把车稳住了，他压住了油门，同时把扭偏的方向盘打了回来，又控制住这辆咆哮的汽车。

亚当斯双手抱头，冷汗从手指上滴落下来，似乎在水里浸泡过一样。驾车他很能干，亚当斯想。而勇气呢，这该死的勇气他也有。这家伙一坐进车里，就忘了他也同别人一样会死。于是他就成了一个自命不凡的超级巨人，一个透过放大镜看自己的侏儒，一条爬在太象背上的虫子。

“要是再这样，我们就会象鼻涕一样粘在石头上了。”

波贝盯着公路说，“还有7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岔路口。”

“我要先下车。”

“请吧！”波贝看着他冷笑道，“在这条破公路上，时速120公里还没人能开得这样快。该死的，坐着别动，别再抓我！在我们拐弯之前，要先想清楚，当我们第一个到达蒙特卡洛取得冠军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“我将如实奉告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的大圣人！可是你父亲牛奶场的倒闭，是通过伪造统计表暗地里弄成的，这也是事实。”波贝连连摆着头说，目的是为加重他的语气，“不要不承认，我对那些材料一清二楚。”

“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”卢茨·亚当斯闭上了眼睛。不可能！他想，父亲从来不会干这种事。伪造统计表？骗人的倒闭？如果这是真的话，亚当斯会觉得羞愧无比。

“闭上眼睛并不等于不知情。瞎子也能听得见，闻得出，摸得着的。卢茨，咱们做一笔交易。我们抄近路走，站到蒙特卡洛获胜者的位置上去……而你呢，照样清清白白，带着你的白领带，上面也不会被标上‘我父亲乃是一个无耻之徒’这样的红色字眼了。”

“你这头猪猡！你这头脏猪！卢茨·亚当斯把线路图扔到后面，愤怒地喊叫。“我对你发誓，这是最后一次和你开车！到蒙特卡洛我不再认识你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波贝·巴莱士又大笑起来，仿佛别人在讲一个低级的笑话。“我竟然与一个胆小鬼一起开了三年车，现在也该把这用坏的零件换掉了。”

“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！”

“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必须赢得这场比赛。”

“可为的是什么呢？真是要命！就为了那个事后搁在柜子里落满灰尘的破奖杯？”

“不，这关系到更多的东西。”波贝向前探着身子，面前的岩石聚成了一把巨钳的钳嘴。“你是不会理解的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！你永远是卢茨·亚当斯，乖儿子，中学生，医科大学生，以后是医生，主治医生，一个靠卖力气吃饭的人。真恶心，让我安静点吧！我要赢得这场比赛，懂吗？”

亚当斯沉默地点点头。他的手臂无意中放到了波贝座位的扶手上，碰到了他的肩膀。波贝一阵抽搐，向前一挣，仿佛火苗碰击了他的背部。

“我开始明白了”，亚当斯以一个精神病大夫对一个患者那种随顺劝慰的口气说，“我们都有点神经质了，亲爱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还是应当安安然然地到达目的地，拿个第四名。”

“你这个傻瓜！”波贝减小了油门。在6盏车灯的照射下，岔路口已经隐约可见。波贝把车拐向路旁，向这条狭窄的小路开去，带钉刺的车轮在结冰的路面上嚓嚓作响……卢茨·亚当斯握起拳头，想去抓方向盘。但此时波贝却已加大了油门，马赛拉提赛车吼叫着冲到了那条冰路上，向山上开去。

这简直是一条为驴子开凿的羊肠小道，一条通向地狱的魔鬼之道，然而却比国家公路近了40公里。

“这儿不能行车！”亚当斯喊起来，“我们会被跌断脖子。波贝，要想回头还来得及！”

汽车在光滑的路面上行进着，车轮有好几次悬空。波贝伏在方向盘上，盯着6盏车灯射出的光柱，慢慢地向上开着。道路稍宽一点，他又开足了油门。卢茨·亚当斯在一旁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。

他要与我同归于尽，亚当斯想，他的虚荣心已淹没了他的理智。现在，劝告已无济于事……必须采取行动。也就是说，要在我们俩的脖子被摔断以前制止住他的近乎疯狂的举止。

在一个狭窄的拐弯处波贝减慢了速度，亚当斯一跃而起扑了过去。这次进攻太突然了，波贝只能用肘部来抵挡。然而，亚当斯已抓住汽车钥匙，想把钥匙从锁孔中抽出来。阻挡来不及了，波贝又加大油门，迅速拨转方向盘。赛车剧烈地蹦跳着，似乎想摆脱人的控制，冰路被它碾得吱嘎乱响。

“抓紧！”突然，波贝高声吼起来，“抓紧！”

岩壁。

光秃秃的岩壁，冰象一幅白帘，从上面垂下来。

冰柱，如一道凝成固体的瀑布，如一排关闭得紧紧的栅栏门。

道路畅然无阻，却是通向地狱。

在汽车就要撞上岩壁的一刹那，波贝已经抓住了车门的把手，并把头缩在胸前，象跳水运动员翻空跟斗一样蜷缩起身子，朝外滚了出来，汽车结结实实地撞在岩壁上。波贝滚落在结冰的路面上，然后又重重地撞在岩石上。他感到自己象断成了两截，骨头全散了架。紧跟着，他又咳嗽起来，缩成了一团。“我要把我的骨头全呕出来了。噢，

他娘的，五脏六腑都要从喉咙口吐出来了。”波贝头脑清醒地想着。

突然一阵呼呼的声音打破了死一样寂静的大山之夜。波贝听到了身后的劈啪声，6盏车灯此时已经熄灭。令人毛骨悚然的、闷声闷气的劈啦声响引发了一场剧燃的火焰，如喷泉水柱一样慢慢升高。

波贝趴在地上，伸展了一下身体，呆呆地看着他那燃烧的车子。一堆奇形怪状的金属片粘连在对面的岩壁上，窜起来的火舌不断地舔着四周那些冰块。

“卢茨……”波贝结结巴巴地说，“卢茨，你这个大笨蛋。”他想要站起来，可他的脊背好象断掉了。他爬到了路上，瞪着恐怖的眼睛跪着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向正在燃烧的残破车骸走去。

卢茨被紧紧地夹在座椅与方向盘的轴杆之间。他的脑子很清楚，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一面把头往外挣，想靠着猛力挣脱出来。当他看到波贝摇摇晃晃向车子走来，开始大叫。

“这里！在这里！波贝，我被夹住了！把座椅拉起来，我的手伸不出来。把座椅移开！快呀……真他妈的，烫死了！”

但波贝·巴莱士却停住了脚步，在离车4米远的地方，瞪大眼睛看着卢茨·亚当斯。他的胸口随着大口大口的喘气上下起伏。

火焰开始从车的尾部向前蔓延。

“波贝！”亚当斯一边挣扎，一边大声嘶叫着。“帮帮我呀！把灭火器拿出来，就在我旁边……你能拿到！灭火